



# 美人如诗,草木如织

## 漫谈诗经里的那些植物(之一)

如果说《诗经》是最美的文字,大概能赢得很多人的赞同。它总能在寥寥数语中,给我们营造充盈美好的境界:“关关雉鸣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、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……这些遗世而独立的好女子,让人真想在时间的长河中溯流而上,依偎在她的身旁。

同样让人向往的是那些带着体温的植物:木槿、萱草、幽兰……一个个如同女子一样美好的名字,温婉而馨香。

诗句里的多情植物,印证了人与自然之间永恒的缠绵,而这些看似神秘的草木,携带了一身不为人知的诗意,在两千多年后,仍然不言不语地生长在我们的山野巷陌中。让我们揭开历史的面纱,去亲近古人身边的植物。此刻,你低头凝视一棵再寻常不过的野草,也许就嗅到了穿越历史的芬芳……

### 荇菜 xìng cài

关关雉鸣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  
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,寤寐求之。

——《周南·关雎》

《诗经》以《关雎》开篇,让整部书充满思念的氛围,荇菜是被提及的第一种植物。荇菜是水环境的标识物:荇菜所居,清水缭绕。可见荇菜是高洁之物。《颜氏家训》里有“今荇菜是水有之,黄华似蕓”的句子,也是训导族人,行世要有清澈之心。所以,《关雎》中用荇菜来比喻女子:参差不齐的荇菜,随着水流左右飘摇,正如那窈窕的好女子,让人日夜地思念和向往。

春天,万物开始生长,荇菜比别的植物更快苏醒,从零星的几点叶芽开始,不断抽出小叶。就像莲一样,一开始叶子向中间卷起,到了水平面不再长高后,叶子会慢慢舒展开来,很快在水面上铺张开来,一直铺展到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的诗句里:“软泥上的青荇,油油的在水底招摇;在康河的柔波里,我甘心做一条水草。”

### 莼菜 chún cài

思乐泮水,薄采其茆。鲁侯戾止,在泮饮酒。

——《鲁颂·泮水》(注:茆,即莼菜)

农事诗里,见到轻盈的手,去采天底下绿莹莹的好物件,就会生出许多痴想。古之鲁国,今山东地,思乐一片山水,有薄采之手,说明生活是轻快的,有妙趣的,该是好生活。好生活不完全由富贵凭持,得乎心态。恰是因为莼菜,宋苏东坡有“几时归去,作个闲人。对一张琴,一壶酒,一溪云”的感叹。而早在晋朝,就有人躬行了。《晋书·文苑·张翰传》记载:晋张翰思

念故乡莼菜鲈鱼脍,乃辞官归里。鲈鱼固然鲜美,莼菜绝不可少。《植物学》的资料里,介绍莼菜为睡莲科水生宿生草本植物,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蔬菜中的珍品,以嫩茎叶供食用,还是抗癌症的佳品,看来张翰辞官还是值得的。

我没有吃过莼菜,不过,单单想起《诗经》里薄采莼菜的那双手,就无限向往了。

### 飞蓬 fēi péng

自伯之东,首如飞蓬。岂无膏沐?谁适为容!

——《国风·卫风·伯兮》

女为悦己者容,所爱不在时,心里黯然,发如蓬草,也没有心思去整理。古人写情之深,从容里,能寻出情何以堪的哀伤来。

飞蓬,学名狼尾蒿。“飞蓬”一词其实取的是种子在风里的姿势,蓬草枯后断根,随风扬起,有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。刚要离开长安的李白,从山东漫游归来的杜甫,偶相聚又相远时,诗仙感喟:飞蓬各自

远,且尽手中杯!古人浮沉不定的命运,立刻跃然纸上,也让心底立刻柔软起来。

长在自然里的飞蓬是再平凡不过的植物,我既没有从中体会到爱的坚贞,也没有看出人心上的涩苦,我默默凝视的时候,不知道它的叶面上还藏了上古《诗经》里的爱情,以及命运之无常不得把握的苍凉况味。读到此处,才算是懂得一点。

### 【趣味汉字】

## Yàn·tai 砚台

### 【释义】

用毛笔写字时用于盛墨、研墨的文具,多由石头或瓦制成。

### 【辨析】

《说文解字》把“砚”说解为“石滑也”,清代段玉裁对它的注释是“谓石性滑利也”,意思是光滑的石头。“砚”后来被引申为研墨的文具的意思,因此是石字旁。

### 【起源与演变】

早在新石器时代,人们就用“研磨器”来研磨调色、绘制图案,这种研磨器被认为是后世砚台的雏形。到汉代时,砚台的制造有显著发展,不仅有石砚、瓦砚,还有玉砚、陶砚、漆砚等。唐代以后,制砚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。好的砚台不仅要挑选优质的材料,还要经过精雕细琢,以期达到实用和美观兼具的效果。到明清时期,鉴赏和收藏砚台在文人中成为时尚,制砚也随之成为一种独特的工艺形式。

### 【字里字外】

笔、墨、纸、砚并称为“文房四宝”,是中国书法的必备用具。砚台不仅是文具,还因其质地坚密,传百

世而不朽,被历代文人当作艺术品来把玩珍藏。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墨客喜欢收藏砚台,比如唐代书法家柳公权、宋代苏轼、清代纪昀等,都酷爱收藏名砚。

宋代书画家米芾更可以说是爱砚成痴。

一次,宋徽宗让米芾给新做的屏风题字,并特许他使用自己御案上的端砚。米芾笔走龙蛇,很快就写完了。宋徽宗对他的书法大加赞赏。米芾看徽宗高兴,随即捧着刚刚用过的端砚,跪向下宋徽宗请求道:“此砚台臣已用过,如果再让您下您用就太不敬了,所以就请您将它赐予我吧。”

宋徽宗听后不禁大笑,再加上确实欣赏他的书法,就高兴地把砚台赐给了他。米芾手舞足蹈地谢恩,然后抱着砚台急步退出,砚台里剩余的墨弄脏了他的衣袖也丝毫不以为意。

米芾爱砚至深,曾抱着心爱的砚台共眠数日。他不仅嗜好收藏各式名砚,而且不断研究,并著有《砚史》一书,对各种砚台的产地、色泽、工艺等都作了详细的论述,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。